



起点和终点的距离,意图和结果的距离,以及无数种距离。泰戈尔说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,一个在天,一个却深潜海底。”有些距离是重重关山,永远也无法接近,而有些距离,是山不转水转,兜兜转转,终有因缘际会的一天。

人心,有时想消灭一切距离的,它试图无远弗届。但是,事实上,心能凭借什么呢?每一个点和点的对接必须有因有缘。微信上看到的小故事:整三年高中,女生暗恋心中男神,直至高中毕业大学毕业,直至结婚生子,直至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,当时过境迁,当所有原先秘而不宣的情感可以以玩笑的形式大声宣布的时候,男神告诉她,她也是那些年自己的女神。那时,其实他们的心是没有距离的,却远隔天涯,而现在,他们毗邻,却又天涯阻隔。

过年,与朋友约好去苏州看苏州博物馆唐伯虎原作的展出,还有丰子恺的画。

到苏州在酒店住下后朋友过来汇合,讨论行走路线。说,那就直奔“苏博”?我以为现在离平江路不远,走着就到的,何不先去平江路转?也好,一行人往平江路去。

行至平江路上,小巷边有一牌指向“耦园”。哦,那么我们就此“偶遇”一下如何?一行人皆颌首赞同。我们转向小巷,且一路打听。一游客说,那是一个当官的买给红颜的园子,他们几次要断,却几次断不了,意为藕断丝连——园子承载了一个爱情故事。透迤迤迤,白墙黑瓦,我们终于在仓街小石桥巷深处婆娑树影下偶遇了“耦园”。原来,耦园偶,寓夫妇偕隐意。购得废园的苏松太道道台沈秉成将园子修成住宅居中,东西花园分列两边的别具一格,在其间“偕隐双山”,一边“载酒”,一边“问字”,伧伧情深,悠悠度日。刚才游客的那一番附会,也与真实情形相距甚远。

又是距离。第二天一早,朋友过来,一起去“苏博”看唐伯虎。车至狮子林时堵车,

怎么也到不了“苏博”的停车场,路边,路上都已停满了车,且见“苏博”门口人山人海排起了长龙。不知何处停车,更不知即使停了车要排多久的队?几个人在车上一合计,撤。于是一路杀出重围,逃之夭夭。

我们远离了原先的意图,也远离了唐伯虎和丰子恺。

然后,驱车入门,直奔山塘街。山塘街建于唐代,据说和白居易有点关系,他开凿过一条“七里山塘到虎丘”的山塘河,因而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。

因为未见唐伯虎,反倒有缘“第一”,也是世事难料的一种。然后,又见到一个好园子——“艺圃”。“艺圃”是明式小园林的代表,开朗简练,它的第二任主人文震孟是文徵明的曾孙。虽则南辕北辙,却也有某种关联,唐伯虎曾作《与文徵明书》,距离似乎不那么远了。

前些天在香港某会议上巧遇北岛正在给人签名。我和“闺蜜”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刚好走过,香港作联执行会长陶然问我们要不要也让北岛签一个?我和秀敏同时大笑,好吧,算是做一回“老粉”。想起以前读北岛诗的时候——距离已经改变了所有。但还是记得他的某些句子:如今我们深夜饮酒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

幸福来临的时间不对,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

其实我想说的是,已经写成文字的,和我想写的,不是一回事,或者我想表达的和我能够表达的有很大的距离,有的距离是海里的游鱼和天上的飞鸟,而有的距离是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,但无论如何,那些文字是因是缘,也是一路风景,有的缘怪一面,有的是月直入。

圣·埃克苏佩里说,看,我的那颗星星,恰好就在头上,却距离如此遥远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头上的那颗星星,意图让心无远弗届,可以抵达头上的那颗星,则,距离真的如此遥远。

最后要感谢杨伯伟先生促成此书。这也是一个因缘。(本文为作者散文集《上海之妖》的后记)

### 关于距离

朱蕊

“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!听吧,满耳是大众的嗟呀!看吧,一年年国土的沦丧!我们要选择‘战’还是‘降’?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,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!”九五高龄的妈妈手拿大字号打印的歌片,认真地唱着她年少时就熟稔的《毕业歌》,一字不错,“战”还是“降”顿挫有力,一字字仿佛刻在心头。

《毕业歌》是上海电通影片公司,一个由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于1934年拍摄的第一部电影《桃李劫》的插曲。影片中毕业生们齐聚一堂,高歌一代青年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爱国激情。歌曲由田汉作词,聂耳作曲,创作时间早于两人的另一首名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当时的母亲,刚刚考入长沙名校周南女中,生活正向她展开新鲜的面容。而“九一八”事变,东北沦陷,国势岌岌可危,失地亡国的悲愤咬噬年轻的心灵。“我们今天桃李芬芳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;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,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!”少女们在歌声中立下担负天下兴亡的志向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



的一个暑假,我与好友去西安探望独居的姨姨。姨姨是电影厂资深编剧,有很深的电影艺术造诣。西安的夏夜远比上海凉爽,好友爱唱歌,我想起妈妈说过姨姨学生时代专门修过声乐课程,便一起央求姨姨唱歌。姨姨略作沉吟,让我把头顶的大灯关了,我们围坐沙发,屏息静听,“那一天,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,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、家人和牛羊……”姨姨训练有素的美声轻轻响起,娓娓诉说的旋律烘托画面感极强的歌词,一下子就牢牢地吸引我们,“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,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,一样的流水,一样的月亮,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。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,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……”我从未听过这首歌,联想起张寒晖于1935年创作的抗日歌曲《松花江上》,一样的流亡背井离乡,一样的悲伤痛彻心扉。“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,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,和那饿瘦了的羔羊。我必须回去,从敌人的枪弹下回去。我必须回去,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,放在我生长的地方。”姨姨的歌声激昂又含着伤痛,似流亡者大声疾呼和坚定誓言在屋里久久回荡。

“这是什么歌?”我迫不及待询问,姨姨拿过一张稿纸,写下:《嘉陵江上》,端木蕻良词,贺绿汀曲。姨姨见我们想学唱,便迅疾将这首接近于歌剧咏叹调的独唱曲的歌词、简谱旋律默写下来,这首姨姨在流亡中学会的歌几十年好像牢牢长在她的心田。

我在一所军校任教。出操上课集会,校园里军歌阵阵,最常唱的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,最有气势的也是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。“团结就是力量,团结就是力量,这力量是铁,这力量是钢,比铁还硬,比钢还强”,这首歌由牧虹作词、卢肃作曲,1943年6月创作于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

狼,然后跑去向老师告状,老师会再找家长,我被找过很多很多次。每次我跟我单独在一起,就会“追根溯源”,重点是帮他找到与他人相处的好方式,既能玩,又不惹来麻烦。儿子有一段时间看了《少年特战队》的书之后,在班里首创了“特战队”,还拉了十几个兵马,结果他们班的男生女生接着成立了许多支“特战队”,鼎盛时期,几乎每两人组织一队!这样的队伍之间,若有争斗,一般都有一定规矩,避免玩得太过,被人告发。不过,到底孩子,把握“度”可没那么容易,老师们看到孩子们那么疯,总不是好事,很快,所有“特战队”都被解散了。在这个前前后后的历练中,儿子摸索到不

少“管理”的技巧,比如,如何奖励,如何惩罚,如何给予晋升,如何制定规则,如何聚拢人心,如何避免伤人……这是一个男孩“社会化训练”的绝好时期,与此同时,儿子在家附近的小区里,也陆陆续续交了很多朋友。看我现在说得那么轻松,那是因为我——儿子今年9月开学,升三年级了!从一个调皮捣蛋、主意多多的伤脑筋儿郎,经历了守规矩、做作业、“带队伍”的洗礼,成长为今天虎头虎脑、彬彬有礼的小学生,我要告诉那些孩子刚上一年级的父母:熬过半年,一切都会变好!

##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

陈昊苏

胜利光辉七十年,振兴伟业冠人间。中华解放千秋颂,世界和平万岁宣。创意无穷求跨越,军容严整看当先。文明后浪推前浪,继往开来又一篇。

作于2015年9月3日

观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”有感,步陈昊苏会长“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”原韵

王万里

浴血中华十四年①,九三雪耻振人间。太行山下旌旗奋,扬子江边正义宣。预警歼机呼啸后,巡航导弹斩奔先。三呼万岁宣宏诺②,捍卫和平再启篇。

①过去从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算起,史称八年抗战,现在社会普遍从“九一八事变”算起,应是十四年抗战。中国人民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最长,牺牲最大。②习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振臂呼出:“正义万岁!和平万岁!人民万岁!”并宣布裁军三十万。



雨后翠竹 刘一闻 作

盘散沙的民族。十四年来,估计产生不少于3800首歌曲,何等巨制。”

“我有记忆,所以我在。”这些歌曲无比珍贵,汇聚起来,是一部别样的民族心灵史,真实鲜活,慷慨悲歌一曲,不再沉默默地活着或死去。歌声里是家国历史,亲人容颜;歌声里有民心民意,脊梁风骨。这些歌会一直传唱,常在人间。

## 瓦花

郭树清

的积灰和泥土也就越多,于是瓦花也就长得越多。尤其是那几十年的老屋,瓦花更是盘根错节,长满了整个屋顶。然而,那时土或许是过往的鸟类衔泥筑巢时所坠落,也有可能风沙吹拂所致,日积月累,也就给这种瓦上植物的生长提供了不尽的温床。

那时的老屋,一般每隔一、二年,人们就要爬上屋顶去清理一次瓦花。到了春末初夏,赶在雨季之前,人们就将那残留在瓦缝间的瓦花老根拔掉,再清除掉灰土,否则,瓦花长满了瓦垆,到夏天多雨

时就容易堵塞积水,造成屋漏。然而,瓦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它边清理边生长,长开不败,长生不衰,真可谓“野花除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

记得小时候,每到瓦花长到成熟期,父亲总要上屋顶上去采摘些瓦花并捣成汁,装进瓶子里储存起来,用以治疗脚癣、老烂脚、烫伤、冻疮等,以及被虫子咬伤后的消毒、止痛、止痒,还真有一定的效果呢。

如今,瓦花早已不见了踪影,家乡的住房由平房改建成楼房,原先的小青瓦也由洋灰瓦或琉璃瓦所取代,以使瓦花难以生存,“无家可归”。但旧时平房小瓦上生长着的那些瓦花却一直在我心里飘舞着,它是那么的顽强和坚挺……

儿子的幼儿园生活过得太愉快了,一上小学显然反差太大,有一段时间天天早上念叨“不想上学”。记得我家小东西开学第一关就是——守规矩。每天五六节课,都要端正笔挺地坐着,盯着老师,还不能显得萎靡不振。有几次,老师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地向我告状:“这么聪明的脑瓜,可惜人往那里一坐,不知想什么去了,不听讲。”老师还常常生动地摆出一个造型,还原了儿子懒洋洋的样子。当我问到儿子,他还要争辩两句:“老师说的,我都听到了。”

小东西的第二关——做作业。老师们很辛苦,作业也不少,连写带读带默,多的时候有八九十样。如果不是心理还有点强大,不哭死才怪!现在

在一个班的孩子,捞一把,全是学前补课的,许多从幼儿园中班就开始补。我们还真的就完全没补过,这就是所谓“零基础”,课堂知识的零基础,以及课堂节奏的零基础,好在他喜欢看,一年级的识字量储备相当于一二岁孩子三四年级。一开始做作业要拖好几个小时,拼音写得那个累啊,而且还会读长的英语句子。到9月中旬,一篇英语课文,句子骤然变多,记得是介绍某人是某人的朋友,是胖还是瘦,高还是矮,会画画还是写字,儿子回家不会读,我又不在家,他急得哭,那时还不懂得下载苹果APP来学。我不在家时,他曾经通过发微信语音来问我:“妈妈, o-r-a-n-g-e 怎么

读?”我就语音回给他。那种艰难的岁月终于过去了!很快,儿子就会像模像样地安排作业的顺序,统计时间。

小东西的第三关——平衡“好动”与跟人相处的关系。男孩好动,可学校为了安全,课间不允许去操场,只能在教室内外、走廊上,不能乱跑。我自己是心理咨询师,曾经有个一年级小男孩在咨询时告诉我,他自创了一种玩乐方式,就是“在走廊上,贴着墙根,原地高抬腿跑!”而我儿子一开始当然也是在摸索。男孩之间打打闹闹,有时是玩,有时发

## 调皮儿郎上学堂

夏雅俐

课间不允许去操场,只能在教室内外、走廊上,不能乱跑。我自己是心理咨询师,曾经有个一年级小男孩在咨询时告诉我,他自创了一种玩乐方式,就是“在走廊上,贴着墙根,原地高抬腿跑!”而我儿子一开始当然也是在摸索。男孩之间打打闹闹,有时是玩,有时发

瓦花,即瓦楞草或瓦垆草,顾名思义就是旧时生长在老房屋顶瓦片缝隙中的野花,名不见经传,它属于多肉类植物的一种,呈紫红色,因为长得像花朵,人们都管它叫“瓦花”。其形状与现在花鸟市场上的白杜鹃、姬秋雨等多肉类花卉相似,不乏可爱。

过去,我家住的是建于十九世纪初的老宅,屋顶上那一簇一簇的野花到了梅雨过后,就开始长高,肥嫩的叶片,青翠欲滴,一派生机盎然,并竞相开出清新而别致的小花,姹紫嫣红,争奇斗艳,引得各色蜜蜂、蝴蝶、蜻蜓,或到花间翩翩起舞,或静立枝头优雅地扇动着翅膀,流连忘返。秋天,瓦花结满成穗状的果籽,在风中摇曳身姿,娇态含羞,一群群鸟雀在此寻找它们各自的欢乐,叽叽喳喳,满屋顶喧闹,与屋脊上的装饰和雕塑图案相映成趣,可说是人文与自然融为一体,成为旧日乡间一幅美丽多姿的彩色油画;到了冬天,百花凋谢,但瓦花它那黑褐色的枯枝却仍然在寒风之中,即使在冰雪里,也是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,伴着一缕缕袅袅升空的炊烟而悠然自得……那时候,瓦花成为乡间老屋上一道不褪的诗意风景。

瓦花,它不需要专门播种,也不需要施肥,只要有一点点泥土和灰尘,加上阳光雨露就能茁壮成长。年龄越老,则瓦垆间



## 十日谈

新生入学季

明日请看对孩子的“分离焦虑”应该如何化解。